

JUN 16 1948

28



知識

與生活

半月間

陳立夫出國翁文灝上台 王鳳崗紅遍半個中國 巴大維訪台蒞立
特遊平 長城內外與江漢之間 美蘇和談的來踪去脈 猶太建國
與英美交惡

木耳

我對美蘇談判的看法 (特稿)

冷戰「慢步走」(特稿)

知識講座

一個理想的報人與理想的報紙
從梁啓超到張季鸞(上)

美國自由主義的價值(美國通訊)

宛西失守以後(武漢通訊)

送五月，看學潮(上海通訊)

進入五月的上海學生(上海通訊)

學生應不應請求公費(來論)

文雜與訊通

半月文摘

由史莫煥文看美蘇關係

官	劉	白	陳	無	劉	張	王	梁	張
	維				維	曉	芸		東
鄉	信	湯	澤	羅	維	虎	生	永	藻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

陳立夫出國翁文灝上台

國大以後的第二個難關——立法院院長副院長長的選舉，也不好容易地渡過了。正如選舉總統副總統一樣，正的沒有人競選，副的却展開了白刃肉搏戰，也就是又一度暴露了黨中央控制力之喪失。

孫科穩穩當當做了院長，事前盛傳黃紹竑要競選，屆時却打了退堂鼓，好像與白崇禧李品仙的告退有關，他們都是所謂「桂系」。競選副院長的是陳立夫和傅斯年，其實傅本人並未露面，不過是黨內部反陳的勢力硬抬出他來和陳對抗。說穿了，這不過是反陳的一種示威行動而已。由此也可見陳在黨內實力的衰落，這也許是國民黨要變的先聲。

反陳派列舉四大理由：一、陳素主張系高於黨，派系高於國。二、陳係著名保守頑固份子的領袖，三、陳主張統制。四、陳如落選可打破包辦作風。

蔣總裁鑒於形勢惡劣，遂於十七日選舉之前夕出遊太湖，行前曾召集反陳派訓話，謂：「陳既由黨提名，若黨員不予通過，如何配談政黨政治？將來只有我蔣總裁，或汝等脫黨，否則國民黨即不復存在。」經過了這一番訓誡，陳多得了二百三十六票，以三百四十三票擊敗了傅斯年的二百三十六票。此外給予陳氏大幫助的，還有胡適的一封信，報紙公佈了他給立委汪荷倫的一封信，內說傅斯年無意競選。後來汪荷倫却公開聲明說，他並未接到過這封信。如此說來，這當然是一支別出的「奇兵」了。

立法院選舉竣事，大總統副總統遂於二十日舉行就職大典，出乎一般意料之外的，蔣總裁並沒有穿著四十億製成的華貴大禮服，「突為此青馬褂深藍長袍之中國風所代，三千觀禮中外人士無不露驚訝之色。」（見世界日報專電）

總統就職後，第三個難關就是行政院組閣的問題了。據說蔣總統屬意於張羣，但黨中央並不贊成，而擁護何應欽。無已，遂於廿一日舉行立委假投票，以示「黨內民主」，結果何得二百五十九票，張僅得九十四票，張事前已知不妙，即於當日隻身遠飛重慶，後事托副院長王雲五辦理。這樣，何應欽本該當此大任，實行其標榜的英國工黨政策的了，無奈渠墜於立法院難以應付，立院堅持同意權以及被提名人要提出施政意見，渠因感慨於「黨內已分六派，黨外還有民青兩黨」，遂知難而退。如此僵局，因以形成。據說蔣總統大不滿意於陳立夫，說他在立院玩手法，大受責難，渠遂於廿二日晉謁總統請求准予出國，參加好萊塢所舉行的「世界道德重整運動」。



垂二十年，這番決計出國，不能不說是國民黨調時期的一件大事。

二十四日蔣總統突然提出翁文灝的名字來，經過立院同意，行政院大事始告決定，據說此次行憲後的首任內閣，其主要工作即是處理美援，所以需要一位「自由色彩」的人物，翁於是應運當選。合衆社二十四日華盛頓電即稱：「蔣總統所以遴選其為行政院長者，蓋一部份由於認為渠具有資格，足以與美國對華援助計劃工作。」

行憲的第三個難關也過了，何應欽於二十三日晚告人：「此次最後結果未被提名，如釋重負。謝天，謝地，謝神明，尤當感謝領袖！」

王鳳崗紅遍半個中國

當廟堂衰頹公竊以退為能事的時候，却有一個小小的河北第十區行政專員，王鳳崗者大名雀起，自本月五日奉召入京以來，自蔣總統以下，全朝文武百官無不崇奉為「截風英雄」，爭向之請示則頭頭秘訣。好像整個中國，僅有一個王鳳崗能對抗共匪了。

王入京之後，中樞軍政當局分別召見，中央週刊以專文介紹，並以其近照作為封面；中央政治大學邀請其講演「剿匪經驗」；糧食部部長召集高級官員聽其報告：「河北徵糧及儲存糧食的辦法」；國防部秦德純鄭介民兩次長會何應欽將軍招待午宴；席間與之研究有關軍政工作；其後何應欽又電邀魯主席王耀武及豫主席劉茂恩來京與王氏晤面，會談剿匪問題；又其後，粵主席宋子文邀其赴粵，成為廣東行轅與省府座上之嘉賓，連日與文武百僚講述對共鬥爭之辦法，並起草剿匪計劃書，從而應酬頻繁，北返遙遙無期。

世界日報於二十七日有篇社論，對此深為嘆息，內說：「照這樣的捧法，到處管謁要人，到處講演，奔走不遑，應酬無暇，一走便是兩個月中受了許多損失，同時對王本人，恐怕也可能因此不虞之譽而使之習於今天中國政治上人物之徒知宣傳不務實際的官氣，失掉了他固有的實幹苦幹精神，那就太可惜了。」

王鳳崗有什麼異能，值得中央高官大吏這樣大捧而特捧呢？據他本人在粵解釋稱：他本人並無特殊才智，只是「肯想肯做，並隨時與人民保持接近」而已。王鳳崗就憑了這一點點平凡的也可說是正常的做官之道，就能使整個官場感到驚奇而崇拜之有如天神，這豈非恰恰反映出中國官場中人在做

什麼嗎？世界日報又為之「尤不免有所感喟」而嘆曰：「近若干年來，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對行政幹部之訓練事宜，特加注意，中央有中央訓練團，地方有省幹訓團，年費若干財力物力人力，均為訓練行政幹部人才而設，但迨至今天，並未發現一特殊人才，反而此一從未受過中央與地方訓練，而且曾一度做過共產黨的王鳳崗僅因其能「肯想肯做」便得成為行政幹部之模範人物。而且以一毫無學歷資歷的人竟會被選赴中央政治最高學府去演講，這樣看來，豈不是足以反證這若干年來的中央與地方所謂訓練工作完全失敗了麼？」

巴大維訪台蒞立特遊平

本週內，美國對於執行援華計劃之全盤協定，業經草擬完成，即交我政府簽字成立，同時又透露：「美經濟合作局駐華代表團長萊普漢即將於六月四日自美啟程來華，執行援華計劃。又說一個被稱為特別部隊的「復興調查團」將先行來華作佈置工作，這樣，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眼看就可到手了。」

盛傳新政府成立的第一任務就是處理美援，所以「自由色彩」的翁文灝被提名為首任行政院長，這話不無道理。與此同時，有司徒大使偕同美軍駐華顧問團長巴大維飛台視察，以及美總統非正式「特使」蒲立特來平訪問傳作義將軍。

巴大維到台後，遍遊各地，並特別蒞重慶東之遊，因為在那裏美軍顧問團正從事指導訓練中國新軍的工作，台北廿九日發出一條電訊，說：「美軍顧問團長會同聯勤總部，正着手調查台省所有軍用倉庫，設法將庫存各物遷出，或拋棄海中，以容納由美運來之巨量物資。」

另外又有一個消息，說美軍或將由青島撤退，集中於台灣，如果消息屬實，那台灣的重要性將不言而喻了。

巴大維在台視察了一週之久，於廿八日飛返南京，而蒲立特則於廿七日由京飛平，下機後即急急於拜會傅作義將軍，深夜長談，據悉軍事政治無所不談，一見如故。此外並特別訪問了北大，清華，燕京三校的負責人，而與胡適校長更交換了關於華北局勢及文化界情形的意見。惟惜蒲氏此行拒見中國記者，所談內容外間便無從得知。不過從巴大維和蒲立特的行踪看來，他們無疑是「美援」的馬前卒。

長城內外與江漢之間

五月中旬正是榴花吐紅的季節，而在中國廣大的原野上却是為鮮血所塗滿。這半月內，在北方戰局已發展到長城內外，東北與華北已為戰火燒成一片；而在華中，則已由豫陝發展到江漢之間，鄂湘川都在高舉烽火。

在北方，晉南的臨汾和晉北的應縣都已先後棄守，臨汾經過了七旬的堅守，終於十七日城破，守軍多半被俘。應縣孤城則由董其武率部殺敵隊圍下救援，於二十四奮勇入城，翌日即又率守城的軍民退出殘破的城垣，至此，晉中益感孤困，晉中大戰已在醞釀之中。

在山東戰場，魯滄之戰結束後，匪軍經過短期的休養，已於廿五日及廿七日先後向臨沂及泰安發動攻勢，其企圖顯然在增援蘇北，從而破壞津浦中段的濟甯段。

在河南，則鄭州外圍又告吃緊，汜水、廣武，觀音堂等處均在激戰，同時豫西之陝州亦再起攻防戰。

以上是晉魯豫的局勢，但這都還不是重心所在。這半個月內的主力戰是在遼熱冀一綫上爆發。匪軍於猛攻熱境南部的平泉，承德，隆化，灤平與豐寧開始，配合齊榆關內外的破壞鐵路，以平綏東段的突襲以為牽制，北平西郊在十九日午夜會展開一場遭遇戰，剿匪總部名之曰「釣魚

戰」。實際上匪軍目的仍在破壞平綏東段，南口附近曾有過一場惡戰。一般推測是齊榮臻部企圖迎接匪軍入關，華北主力戰，由遼西而熱南而冀北與察南連成一片而展開。現在半月光景，熱南之平泉，隆化，豐寧俱告失守，承德爭奪戰已在激烈展開。

華中另是一個局面，鄂北重鎮老河口於十七日失守，旋經國軍反攻於二十一日收復。但匪軍已由李官橋一帶強渡漢水，竄入武當山。另股則於鄂中攻取沙洋，江陵與后港後合力南犯沙市。國軍水陸增援，陸上部隊由漢宜路南下，海軍則晝夜在漢水之潛江與鐘祥一帶巡防。這樣，華中戰局已移至漢水與長江之間。

美蘇和談的來踪去脈

美蘇和談又消息透露後，迄今已將近一月，並無任何和平跡象可尋。先是蘇聯報紙載稱：莫洛托夫致史密斯之照會在美國發表者，其中若干重要字句已經竄改或遺漏，而史密斯則因「蘇聯式之外交」憤而有辭駐蘇大使之說。在此僵局之中，莫斯科電台仍不斷呼籲任何有關國家與蘇聯之合作。廣播並稱：「大多數美國人民贊成與蘇聯舉行雙邊會商，但反動派則反對此種商談」。

按美蘇和談既由美國發動於先，為何在蘇聯答覆允於照辦之後，美方竟吞吞吐吐無所措其手足，令人大惑不解。一般解釋則謂，美方原意在與蘇聯舉行秘密談判，劃分勢力範圍，互不相犯。不料蘇方不同意這種帝國主義式的秘密外交，且反而把美方的動議一證不響地予以揭破，於是杜魯門和馬歇爾狼狽不堪，下不了台階了。

在這種會，華萊士排紫突出，他於十三日發表了「給史達林的公開信」，他宣稱：「這次換文，已打開談判之門，」他主張美蘇雙方立即舉行會議，採取如下的措施：普遍裁減軍隊，禁止有集團破壞威力的武器，禁止任何國對任何他

一個理想的報人與理想的報紙

王芸生講
黃蕾記

——三十七年三月廿五日在上海暨南大學新聞系講——



今天承詹先生（文滄）的介紹，使我有機會與貴校新聞系同學講話，就個人看來的確是椿再愉快不過的事。很久以來我就想和青年同學們接觸，由于職業關係不容易有這樣機會；今天，既然詹先生要我和新聞系同學講話，我想：還是在行論行的好。

我從事新聞事業，已有二十多年，自問對新聞事業，毫無貢獻與成就可言；通常許多人喜歡講某某人是「輿論權威」，我覺得在民主時代的現在，早已否定了所謂「權威」，自然也無所謂「輿論權威」的了。個人更不能自居以「輿論權威」自居，或存着這樣念頭。相反地，我們從事報界的人，說起來實在只有慚愧，因為假如說：一個報人參加一個報紙，從事報界，以此報效國家社會，和整個國家社會有着很大關係的話。試看目前國家，到了什麼樣地步！我們所辦報紙有什麼功績？我們報人自己又有甚麼貢獻與成就？

在座諸位同學，雖非全為新聞系同學，諒對新聞事業，都有相當興趣，希望各位將來從事新聞事業的時候，能够另闢途徑，把範圍擴大，去創造一片光輝燦爛的新天地，不要自居於目前這些不合乎理想的大報領導下，也不必以目前一般報人為模範。我們這輩人所走的路線，不一定都對，這因為現在的報紙和報人，由于既得利益的存在，很難坦白，公正，就連我也不能例外。

至于如何做一個好的報人？辦一家好的報紙，我有些意見提出來，供各位參攷。

不過，在目前情況下，要想辦一家新報紙，作個仗義執言的報人，談何容易。過去，我從事第一家報紙——（那還不是大公報，因他那時已有相當基礎）就是由幾位有相同興趣的朋友，一個湊出幾十塊錢辦起來的，那時物價低幣值穩定，報紙好銷，白報紙絕沒如今這般困難；報紙由一個印刷廠代印，訂了合同，印刷費先交一部分，其餘可以等發了報再付，所以我們幾個窮書生還能夠支持下來，但當時艱難仍然是有的；

規模小人手缺乏，上自社長，主筆，編輯，記者，下至工役，報差都幹。記得有一次報差病了，報紙無人送，我們為想自己編寫的報紙能按時送到讀者眼簾，我就親自送送報，當過名符其實的「報差」（大笑）。為什麼在那樣艱苦情形下，我們興趣還那般濃呢？因為當時言論還比較自由，我們能在這報上說我們所要說的話，精神上十分痛快，大家憑着一股熱誠在幹。可是，再反觀今天呢？就大有今不如昔之感。創辦一個報紙起碼得有幾十億幾百億的資本，有了錢還得要有白報紙印，講起白報紙，就叫人頭痛，政府配給不太公平，民營報紙往往配得少，不得不仰賴高價的黑市。而且要是民營新報紙沒有各方面關係，就不容易申請得到。最要緊的還得具有中央登記証，不然，你想辦報！這些困難都是我們初辦報時所有的。一家新報紙創刊，既如此艱難，而發刊後，各黨各派都張大了眼睛望着，角逐競技，一個不小心，吊銷登記証，就得關門大吉。

報人呢，處境尤為困厄，帽子滿天飛，紅的，白的，五色繽紛，應有盡有；不幸碰上，輕則離職，重則入獄，丟命。像我從事二十多年新聞事業，未入任何黨派，尚不免與德柏先生譏罵為「赤色共匪」。當今之世，不但自己隨時小心，甚至小孩子的書箱，都得翻翻，看看有無當局「禁書」。反過來說，要是青年朋友辦報，偶一疏忽，給人家戴上帽子，那還得了！所以，我常常感慨今日中國，太少新的好的報紙，和新報人。如大公報已有四五十年歷史，文滄兄的新聞報年紀比大公報還大上好幾歲。都是老報紙，就報人來說，普通都是辦過一二十年的報。我工作了二十年，文滄兄也差不了多少。還有許多我們老前輩，數來數去都是老人。這由于在這種環境下不允許新的好報紙生存，不允許有新的報人發現，他們所受摧殘壓力真太大了！

我以為要做一個新聞從業員，首先應先對該事業有濃厚興趣。報紙是現代的歷史，新聞記者是替現代做歷史的一員。因此，對時代應有一種獨立的觀點和立場。

其次我以為做一個新聞記者要能專業，一個人生命有限，精力有限，畢生作一件事，尚恐做不好的，那有時間精力做旁的事呢？我認爲：作報人真不容易，報人除了做報外，還得不斷地讀書，有了這職業，整天忙到晚，看書，寫稿，編輯，會客，的確忙不過來。有時弄得吃飯，上毛房的時間也騰不出來。那個職業能像報人由上午起床忙得深夜四五點鐘，別人睡覺的時候，還在大發腦汁呢？報人學習知識，不能一刻鬆懈，讀書工作之不懈，何遑兼職？當然，文辭兄例外，他才力比我高，除了報業，還兼有大學教授，自然哪，教授又不能和一般職業相比的，說也奇怪，王家自我上去好多代，沒有一個當過官兒的；我從事報業多年，除了這個職業，就沒有第二個職業。我生平有三次作官的機會，一概給我謝絕了，兩次都是朋友請我去，路費寄來，信電來催，雖然在友誼上說不過去，我還是抱歉地辭謝，一次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政府爲增加強抗戰宣傳，給許多新聞界同人，以軍委會參議的名義，各大報都有，大公報方面我和張季鸞先生也收到兩份聘書，我當時就想謝絕。據陳布雷先生說這是委員長的意思，請勉強收下，好在是個空頭銜，不打緊，季鸞先生也這般說，可是到了月底，軍委會竟送來了薪水，數目還不太少；我無論如何不肯收，拿這事和陳先生講，陳先生覺得不好退，要我聘書還是收住，不支薪水算了，在我算是了卻一副重担。

此說一般人以爲很頑固，尤其在美國，每一家報紙皆有其系統，背景，一般新聞記者，亦多以報人爲升官的階梯，但我以爲既做了報人就應專業。外人雖認爲這意見是「抱殘守缺」。然而亦有許多好處。假若報人不參加任何黨派。可以不受任何黨綱，黨紀，黨義的束縛，不參加其他團體，亦不受任何團體的拘束；同時也因爲我們是民間報紙，沒有黨派，左右黨派一齊將我們當做餵子看待。共產黨說王芸生是蔣朝廷的幫閑與走狗，魏德柏先生卻天天在救國日報罵王芸生是赤色尾巴，皆欲得之而後快。可是儘管紅帽子，白帽子戴在我頭上終有點不火像，人家不大肯相信，這就是專業的好處。因爲在任何黨派里還找不出我的黨籍來！也正因此，在評論事物的時候，即使提供意見有錯誤，亦只算是記者對問題觀點錯誤，並非代表某一方面說話。

我們報人辦報的任務，但願多得幾個讀者。在經濟方面，我們只求多數人愛看我們的報，多些訂戶，多幾個登廣告的客戶，報紙收入就是這二項，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貼，捐款。業務的情況，要沒有不名譽的財務的收入，要沒有第三個來源。

我對報人有八字銘言：「人格第一，學識次之」。過去一般新聞記

者所以被社會人士蔑視，實由于記者本身行爲不够檢點，不時要搬弄是非，危害社會；尤其許多黃色報紙記者，惡意譏諷，無惡不作，這里講一個故事，他給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民國十八年夏間，北伐成功，南北統一，上海新聞界組織了一個新聞考察團，到北方來視察。視察團里許多都是新聞界朋友，有的已物故，有的仍健在，最近赴日內瓦出席國際自由會議代表程滄波先生——他是我們報界前輩，文辭兄新聞報的同事，也是團員之一，天津同業在大華飯店設宴歡迎，宴會散後，我在飯店門口，看見門前許多軍夫在說笑，其一軍夫說：「你看今天掛紅條子的都不是好人」，我當時聽了很氣憤，掛條子的都是新聞界同人（因津滬同業數多，以紅綠區別賓主），平日不在爲民呼籲嗎？但之後仔細一想：未始不是社會人士對新聞界的批評，那時大多數報紙都是以敲詐爲賺錢工具的。今天登某街某公館姨太太大刺汽車夫辦頭，明天說某家小姐和某老爺相好。方法呢？到大公館門上一叩，送進記者名片會他主人，譬如這是我的話，就以主筆王芸生名片送上，主人連忙招待說：「呵，就是王先生，久仰久仰……」？我祇要從袖裏抽出幾張紙頭，就是白紙也可以，說：「這是府上大小小姐和老爺相好的新聞稿子，本來預備登的，看在老先生面上……」二十年來人家對女孩子這些事看得最嚴重，何況是有錢人家小姐呢？要是登出去了，惡聲一揚，嫌不出事小，影響門聲事大；主人異常着急，趕即請你辦法，這樣生意就開開了，開價一千二千，討價還價，以一百大洋成交，試想：這樣記者，這樣報紙，對社會有何益處？「不是好人」還會冤枉嗎？報紙有他的骨格，正和一個人有他的人格。我們報人，不但要作好的新聞記者，還得做個社會上的好人。我以爲一個人應先做到利己而不損人，進一步應做到利己兼利人，最後應做到捨己利人，報人更應如此。先要做到社會上好人，才能作到好的報。

新聞記者不同於其他職業，學識很要緊，一個新聞記者要曉得的東西太多了，不懂政治，經濟，社會需精通，即使天文，地理也得知道才行。時時刻刻，以認真態度讀書，求知識。時代一天在進步，新聞歷史越來越多，如果沒有豐富的知識的修養，就不能成爲好的報人。我誠懇地希望各位同學，不論在學時期，或將來從事報業，都要多多讀書。

再談到報人對言論的態度，我有幾個密訣，貢獻給諸位：

第一，不懂的話不說，這實在簡單不過，只說自己所曉得的，有把握的，包管不會鬧笑話，最忌自己弄不清還搬出來以示淵博，結果貽笑大方。

第二，秘密的話不說，秘密不管國家的也好，個人的也好，說出來一定不會有好處，而且往往因此弄出岔子。

第三，有害社會人群的話不說，報紙是服務於社會大多數人羣的，他的目的是求對社會有利益，有貢獻。有害的自願不能說，這是很基本的。

新聞記者能在主觀上無愧於心地寫成文章，印之報端，向社會進言，任憑外界如何非議，皆不足慮了。

總上所說，我們做人辦報，應當：

(一) 要為多數人服務。報紙目的，總希望大多數人能看我們的報紙，獲得大多數人的信仰與支持，若所辦報紙，專為少數人發言，不能為人民喉舌，銷路自狹，辦報的意義亦完全失去。光就這一點來說：大公報與共產黨的新華日報是相同的，或許在與總柏先生看來，又多了一項「鐵証」。大公報和新華日報在政治立場儘管不同，但我們爭取多數人同情與支持，這原是一樣的。當然，他們還有一套他們的理論，不過我們眼睛總是往下邊看，為多數人着想，替多數人說話，儘量爭取「群眾」。這因為我們發言時不受什麼人拘束，只向良心負責，向讀者負責。中央日報他們就不同了，他們不但要問讀者負責，而且更要緊的要向上負責，往往評論一不小心，被石見罵起來，不管什麼社長，主筆甚至撤職；因此他們在編報時候，就得顧慮這樣的寫，上面是否高興，會不會挨罵？爲了上面，許多話不敢說。結果：失去了多數人的同情與支持。蔣委員長在重慶時，很奇怪爲什麼出那麼多錢辦的中央日報以及其他官報，其銷路總趕不上大公報。其實，這很簡單，就因為大公報是對多數人負責，而不向上面的人負責。主筆作社論時不會就心換腦，撤差。第二，要能發揮同情心。人類的可貴，在乎人有同情心。若專爲個人利益打算，而把社會利益抹殺，這種報紙和報人，便失去天良，我們應抑強扶弱，爲懦弱者呼救，不爲強橫者張目。可是，也因此招致是非，去年冬天，上海奇寒，街上每天凍死幾百難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大公報哭哭巴巴地跪在地上替他們呼籲發起多令救濟，而後來竟招左右攻擊，香港華商報，是共產黨的報紙，他通訊里說大公報發起多令救濟，是爲特務機關籌募經費。而另一方面呢，南京中央大報，第二天社論就罵大公報陰謀煽動學潮，主筆的就是中宣大部副部長陶希聖先生。事也湊巧，同濟學生也發起勸募寒衣，這本是很平常的事，然卻正中了他們「煽動學潮」的罪名，真使我啼笑皆非。王芸生那來那麼大能力，我想王芸生用不着我們中央大部陶副部長，和堂堂中央大報來攻擊，確實太看起了我。許多年來我們始終居于左右夾攻之中。我們一說話，左一拳，右一脚，兩點敲打來，但我還是沒有倒下去，這因爲：我們根本老早躺在地上了。

第三，不鋪上添花，尤其不要爲少數「要人」虛張事實。這裏可以舉個例子來說，這事是當事人親自告訴我的，人証還在，絕不敢捏造；話說：V. Moore 去年在行政院長任內大權在握，炙手可熱，一次心血來潮，想起了某留美金融專家，欲請他籌劃金融政策，就要中央銀行總裁找他談話，這人名叫 Hallowi See You Nan King tomorrow, Good-bye! 面宋只說了一句話：「Hallowi See You Nan King tomorrow, Good-bye!」他只好退出。第二天起夜到南京，再往拜謁，見面後宋又壓說了句：「Hallowi See You Shanghai Tomorrow, Good-bye!」他覺得很奇怪；宋院長特地召見，爲什麼會如此，就託中央銀行總裁前往探詢，這時宋才恍然大悟：「你爲什麼不告訴我，我不知道這人就是他呢？」於是才由中央銀行總裁帶着一同去見。由此可見當一個人飛黃騰達的時候，去阿諛，逢迎根本沒有用；尤其是新聞記者，最忌阿諛，諂媚。

第四，不要落井下石，當一個人不得志的時候，內心必定痛苦，尤其許多官場下台，當事人更感失望，我們若乘機再打「落水狗」，似可不必，中國大文豪魯迅先生是主張「落水狗」還要打的，這一點和我們稍許不同。這里又舉個例子，不過當事人已經物故。民國廿四年蕭振瀛先生當天津市長，那時華北形勢緊張，中日邦交惡化，蕭丹此重任，自然成了一時風雲人物，及至後來以日人壓迫免去天津市長職位；他下台時，全國各報紛紛攻擊他外交不力，親日派漢奸，要求政府撤職查辦。我卻在大公報(天津)短評「天津市長易人」里除了照例迎新之外，批評蕭的末尾兩句說：「蕭某平日功罪自有公論(當然是指過去)，不過由他因日軍壓迫離職一點看，可見仍不失爲一愛國者。」清原極平凡，但之後，蕭下野多年，在重慶時，碰着我，他還提到這樁事，十分的感激。

第五，不與人共利害。不問公私，皆應如此。這樣，評論事物時候才能暢所欲言，毋須顧慮說這話的後果，會於某方有利，某方有害。第六，不要深入人的機密，報紙是公衆的輿論，他登載的，評論的都要與社會大多數人有關，他人陰私，實無知道與報導的必要。從前記者專喜探察他人陰私，以逞敵詐能事。一個好記者就不去幹這勾當，何必勤求陰私？否則，不幸招禍，不是記者的罪惡嗎？

最後，我把大公報「四不主義」告訴諸位，亦作各位的參攷，所謂「四不主義」是：

(一) 不私。即符合「大公」的名稱，記事，論事均須站在公的立場，不偏不私。

(二) 不盲。即不說沒有根據的話，任何事皆以理智去考慮，不人云亦云。

(三) 不黨。即同人不要參加任何政黨，方能超然於黨派之外，報紙和政治黨派最易發生關係，一入黨派，記事論物即須遵循黨的意旨，失去自由。

(四) 不賣。不賣人格，報格。大公報現在賣一千三百元一份，出這些錢買，我們歡迎，少不行，多也不要。文章，報格是萬萬不賣的。目前中國的新聞事業，雖已有一些成就，但爲應付將來，尚覺大不夠，新聞事業的途徑，需要開闢，我們這一輩的報人，和現存大報尚不够負此重任，新聞事業的前途，實有待各位的努力！(本記錄未經王先生過目，如有訛誤概由記者負責。)

從梁啓超到張季鸞

(上)

張嘯虎

(主題：中國政論新聞學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五十年來的中國報業史上，有兩位「文人論政」的卓然典型：其一是梁啓超先生，其一是張季鸞先生。脾脫群倫，後先輝映，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時代，說明了兩份不同的人格，給傳統的歐功頌德與吟風弄月的知識份子，洗去了滿臉貧血的憔悴與蒼老，在瀟灑着鮮血的近代歷史的頁上，增加了一團墨水的色彩，爲中國新興報紙與「政論新聞學」的道路，建立了里程碑。本文所述，係以百年以來的中國與世

形勢比人還強

在我們歷史的漫長路上，一串時代脚步的進展，正如任何一個人物的出現一樣，有其中然性，也有偶然性。故從整個歷史來看人物，則梁張二氏的出現，是很必然的，同時也是很偶然的。形而上學論者的解釋，不是使必然性和偶然性互相分離和對立，便是使偶然性還原成必然性，或者使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實則所謂必然性的存在，是自然與社會的內在本質在其客觀規律性的過程所產生出來的；反之偶然性就是此項必然性的發現形式及其滿足，兩者相交互滲透而統一起來。在自然界裏，在歷史事實中，沒有原因的現象是沒有的，沒有必然性的偶然性也是沒有的，而是必然性貫串着偶然性。故一切各別的事件與人物都有無數的原因與條件爲其成立的媒介，這些原因與條件就如幾千萬根絲線一樣，聯繫着宇宙全體。恩格斯指出：「拿破崙是真的「柯西加」人，他是戰後疲憊不堪的法蘭西共和國所必要的軍事獨裁官——這都是偶然。然而即使沒有拿破崙，也會有別人的出來代替，這却是必然的事。因爲

界爲經，而以兩位先生的個人成就爲緯，分析綜合，比較批判，在一貫的綫索上找求結論的軌跡，然後交織成一幅時代人物的斬然圖畫，以推演出此時此地政論新聞學的來龍去脈，籍供當代報界與政論家的觀摩與對照。在屠格涅夫的小說中，一位主角向他底後輩人告別時，說：「未來是屬於你們的，我雖然有遺悲哀，却並無嫉妬」。這也許是以象徵着兩位先生今日在天之靈的心情，但我們難道有權有力與理由去要求昨日凋謝的花朵物留今天出來的太陽嗎？讓我以尊敬與追思的調子來寫這篇文章吧，並將洋溢着信念的祝禱投向這個時代和它的人物們。

這樣的人物被要求到的時候，一定可以隨時發現出來的。像凱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都是。」(一八九〇年十一月致布羅荷書)。可知任何時代的人物的生長與成熟的基石，是確立在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交叉點上。故中國社會演進至此一階段，一定的會有報紙這一項產物，作爲新興政治與經濟等諸般型態的映現，也一定的會要求一二位政治家來執行與完成此種使命，而其成就也往往不能超越時代的範疇，這是歷史的必然性。但在這橫橫數萬邦的國度裏，在芸芸衆生中，學者文人，多如過江之鯽，時代爲什麼會如此偏愛地把這種任務只放在他們兩人的肩上？正如：「這朵蓮花今年因了一隻蜜蜂的媒介介紹了實，那朵蓮花以同一蜜蜂在同一時期內的媒介却不結實。一個特定的蒲公英的種子被風吹落就出芽，別的蒲公英却没有。這支狗的尾巴有五吋長，不長也不短。昨夜午四時被跳蚤咬了一口，不在三時也不在五時，而且被咬的是右肩却不是左腿——這一切事實，雖在本質上是由不變的因果律所連鎖惹犯的。但其表現則並非必然的結合。」(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因此，戊戌政變時，梁氏能够僥倖的逃脫慈禧皇后的魔掌，得以「獨決利

職之網羅，獨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獨決君主之網羅。」（諷刺同語）。以致決定獻身新聞工作，立志「自今以往，願終身不離開報館之生涯。」而同時，在民國元年左右張氏與胡政之氏同服務於上海民立圖書公司，「二年，余由北京出獄歸上海，落拓無聊，政之時主大共和報，余遂亦任譯員……十五年秋，更同辦大公報。二十年來，同業友人，或死或散，或改業爲官吏，獨與政之繼續不離，且都不改業。」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決定了梁張二氏底政論家的命運，也決定了中國報業史上的篇章，以至供我們今日紀念與研討，這都是歷史的偶然性。

政論新聞學的生長與發展，往往是緊隨着一個動盪和變換的時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後，接着有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五八年），又接有伊犁事件的發生（一八七一年），數十年光景，開放了十三個通商口岸，閉關自守，已不可能。台灣事變後，李鴻章上德宗奏章有曰：「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燭集京師與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械之精，工力百倍，又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勁敵。」這足以說明中國社會要求改革的外鑠作用，其結局即所以造成東零西碎的半殖民地的百年命運。而作一個文人，自受舊傳統中或好或壞的遺傳，目睹剝皮見骨的外禍的紛至沓來，其間岌岌不可終日，稍具骨氣與理想者莫不哀號流涕，強聒不舍。但即使識見卓絕如梁氏者仍不免希求在覆巢之下去獲取完卵。要不是梟雄袁世凱的陰謀破壞，寫在歷史上的政論家的面目也許不是如此的了。梁氏指出：「吾國四千餘年來大夢之覺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償債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群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但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在根本上還是一個內發的要求，外來的力量可謂是當作一個引線而已。封建中國的五腑六臟均已經潰爛了，山窮水盡的形勢已令人透不過氣來。洪楊革命的失敗，使新的時機的醞釀更爲成熟。會國藩能够將苟延殘喘的末期改造成一個中興之局，但張之洞輩的所謂變法自強之策，已不能阻斷時代的洪流了，滿清去，民國來，政府的形式雖已改變，人民的苦難仍然

有增無已。從護法之役起，中經北伐而至七七抗戰，歷史雖仍在朝清大目標的方向前進，其間所經歷迂迴曲折的道路却令人在整個時代的氛圍中嗅到憂鬱的氣息。梁張二氏政論的讀者對象是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而在革命與抗戰中，知識份子是最容易懷疑與動搖的，梁張二氏的功績也正在此。換言之，歷史的形勢雖不是一二人的力量所造成，但對於中層份子底熱情的鼓勵與熨煎的慰藉，發揚其鬥志，鍛鍊其節操，使之成爲時代的中堅，發揮領導作用，則我們不能不把這筆功勞記在梁張二氏的賬上。陳獨秀氏謂：「譚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桀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天是。吾輩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識，其源泉亦爲康梁二先生之賜。是二先生維新覺世之功，吾國近代文明史所應大書特書矣。厥後任先生且學且教，貢獻於國人者不少，而康先生則無聞焉。」（馮康有爲致總統總理書）。今日五十歲以上的讀書人，誰不曾吮吸過飲冰室底智識與情操的乳汁？筆者生也較晚，而在九一八前後，南北各地大公報的讀者者正如我一樣，又誰不曾爲張氏社論底筆鋒而感奮，而振作，而枕戈起舞，而含辛茹苦無怨言？那一片沉痛深刻的聲音仿如尚在耳邊：「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國家今日受奇辱，人民遭此浩劫，凡過去現在政治上負責之人，雖自殺亦無以謝國民。一筆誤國殃民賬，實已不堪算，不能算！望軍政各方大覺悟：在過去政治舞台上有所得意，有所失意，有所冤親，有所恩怨，而今絕對無之。恩怨皆消，冤清回盡，所餘者，只破碎之河山，危辱之民衆！」誠然，試觀溫飲冰室文集與季鸞文存，還依稀可想像當時「筆掃千軍」的情景。但是，形勢比人還強，如上所述，梁張二氏的力量也僅止於此而已。通過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來看時代與人物，則我們對梁張二氏的估價工作所得結論便是如本節題目所揭舉的。

墨水和鮮血

封建中國的總解體，既已是整個形勢中必然的邏輯。則戊戌政變的發生，對於梁氏個人不啻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其後數十年的政論家生涯，均以此爲轉捩點。當時譚嗣同別梁氏之言曰：「不有行者

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報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嬰杵血，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譚嗣同傳）。生死去留，一髮千鈞，讀史至此，不禁爲之拍案叫絕。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的政論新聞學家都不是職業的新聞記者，大抵是一股對政治感到濃厚興趣或者在政治舞台上跌了筋斗的學者文人，結果更提高了新聞作品上的實踐內容與文字水準。梁氏投身報界，尤足以使當時幼稚而黯然無光的中國新聞紙大生神彩，讀者亦爲之耳目一新。

在人格上，梁氏大抵是屬於所謂多血格（Sanguine type）與膽汁格（Choleric type）的，永遠洋溢着豐富的才情與向上的意志：「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我們可能從梁氏身上發現許多矛盾，但毋寧說這些都是時代的矛盾，且可以從這裏看出其不斷求發展與進步的一片苦心。「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古今中外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興之，否者棄之，斯寧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其生平孑然獨立，不允囿於任何狹小的政治圈子內，也沒有思想上永久的偶像。在他熱情的筆鋒下，展開了一片自由心靈的天地，消極方面則以不作奴隸爲職志：一、勿爲古人之奴隸；二、勿爲世俗之奴隸；三、勿爲境遇之奴隸；四、勿爲情慾之奴隸。在若干主張上他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打擊着「昨日之我」：「嗟乎嗟乎，區區小子，昔也爲保皇黨之健將，今也爲保政黨之大敵。嗟我先輩，嗟我故人，得仍有惡其反覆，謂其僥倖，而以爲區區罪者。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爲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就以這樣不可一世的叛徒氣概，向當社會與政治上的不良現象施以無情的鞭撻。「吾憐惟知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盡人有分，而絕非一部份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國家爲其私產，以政治爲其私權。其所以迫害吾儕不使置喙於政治者無所不用其極，吾儕未嘗敢緣此自餒而放棄責任也，況在今日共和政體之下，此鄙人所欲變續獨樂，常舉其所信以言論與天下相見也。」其前進的魄力，其犧牲的決心

其慷慨激昂的雄姿，誠有「挾泰山以陷北海」之概。「嗚呼？何其盛哉？後世讀史者，挹其芬，汲其流，崇拜而歌舞之，而不加其當時道天下所不敢道，爲天下所不敢爲，其精神有江河匯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氣勢有破斧沉舟一蹶不視之概；其殉其主義也，有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觀，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其成也，涸腦筋以買歷史之光榮；其敗也，逆鮮血以贖國民之沉孽。」這正可作爲他自己的描述。清室的喪鐘已經敲了，革命羣衆的號角正激盪在祖國的天空，以梁氏的熱情與個性言，墨水與鮮血之間，是必定會二者擇其一的。而以梁氏的秉賦與能力，則很自然的擇取了前者，歷史已爲他保證了輝煌的成就。

文人畢竟還是文人，一則不忍見血流得太多了，再則易流於樂觀的空想，三則斃不住時代的險惡風浪，驟然擱筆。故梁氏的筆鋒，始終還是在消極與局部的改革上兜圈子：「中國數年以來，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然而，改革改革，到頭來毫無着落，是多麼「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悲哀！且梁氏對輿論本身的意見也是不健康的。如曰：「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融。然則欲爲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爲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爲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爲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敵，非大智不能爲母，非大仁不能爲僕，具此三德，斯爲完人。」又如：「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爲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爲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輿論不是造成的，也不是任何「成事」的手段，而是本來存在於大眾中的一種公共意見，經由政論家加以整理與提擧，蔚爲具體的文字形式，傳播於社會，映達於政府，如此而已。梁氏的看法頗與鐵血宰相俾斯麥的說法相似，傳統的英雄主義太濃厚了。關於報紙的使命，其實大多中肯。「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其業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察既往，示將來，導國民於進化之途徑者也。」這一點是根本的，也可作爲政論新聞學的一條定義。其言政府與報館的關係，則

曰：「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同時，「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預備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爲公言者也。故報館之視政府，猶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糾實之。」這雖然是很痛快淋漓的口氣，但在理論與事實上似嫌過於強調，也許是針對當時的情勢吧。其後創辦國風報，發刊詞有曰：「若夫立言之宗旨，則仍在潛攝民智，薰陶民德，發揚民力，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民之資格，此則十八年來之初志，且將終身以之者也。」這是最平穩的解說，特別適宜作爲一般安定時代政論報紙的勞力目標。平心而論，梁氏強調報館之視政府，猶如父兄之視子弟，一掃四千年來君貴臣賤官尊民卑的思想陰霾，在當時是特別需要的。民二年，梁氏主辦「庸言」周報時，發刊詞中指出：「庸之義有三：一、訓常言其無奇也；一、訓恒言其不易也；一、訓用言其適應也。振奇之論，未嘗不可以鑿鑿天下之視聽，而爲道每不可久，且按諸實而多闕焉。天下事物皆有原理原則，其原理之體常不易，其用之流爲原則也，則常以適應外界爲職志。不入乎其軌者，或以爲深阻險曲，而實則布帛菽粟夫婦之愚可與知能者也。言之靡雜，不令極矣，而其去治理若懸遠，毋亦於茲三義者有所未愜焉，則庸言報之所爲作也。」這已經是成熟得天衣無縫了。在當時「上天以國粹付余」「抱殘守缺」的一羣文人中，梁氏一躍而爲：「權階專制之戈矛，防衛國民之甲冑」的新聞鬥士。且康梁並稱，亦師亦友。會幾何時，南海先生竟倒在皇朝的廢墟上呻吟，相形之下，黑白分明，這就是時間老人的正直裁判！歷史是多麼可恨但又是多麼可愛啊。

政治評論的存在，往往是造成一種政治上的對抗力，客觀形勢使得這種力量應運而生，以至蒸蒸日上。蕭伯納名此輩爲「職業抗辯家」，但抗辯而可以成爲一種職業，足見國家社會中確有不勝抗辯者在。惟有的抗辯而不可得，或者是抗辯已屬無用的時候，則大抵整個的政治環境已經壽終正寢了。梁氏之言：「國中必常有一部份上流人士，惟服從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服從強者之指令，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既以此自勵，而後以號召其明，明察衆則力彌於中而申於外，遇有

拂我所信者，則起而與之抗，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又謂：「國風報專從各種政治問題爲具體之研究討論，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初志亦求溫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恐國之亡而速之，劇心怵目，不復能忍受，十年以來，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這是消極方面的抗辯，是破壞的事業。其建設性的積極方面則主張：「鄙人素來持論，謂對外不持空言而持實力，所謂實力者非他，即先設法求得一良政府，將內政整理完備是也。故以爲全國言論界，惟宜合全力以攻擊現在之惡政府，使之雖欲戀棧以敗壞國事而有所不能。一方面則以健健之智識灌輸國人，使之有組織善良政府之能力。」因此，政論者本身的修養也更爲重要，梁氏指出了兩點：「其一、凡立身於言論界者，當稍知自重，不可以譏謗爲生涯。日日閉門造新聞一般人，如仰天白唾，於人無傷，徒自損其價值。其二、須知途人便罵，雖足以迎合一般人之心理，爲推廣銷報之手段；然辦報者不可專以迎合爲能，目的又非可徒以推廣銷數爲事而不顧其他。則政論報紙與商業報紙的分野就在這裏，尤其是在革命或政權遞遷的時期，前者多是不以經營爲目標的。梁氏與孫中山先生雖未正式合作過，但飲冰室底帶着感情的筆鋒，掃落了妖氛，收拾了人心，這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辛亥革命成功後，梁氏感慨地說：「去秋武漢起義，不數月而國體丕變。成功之速，殆爲古今中外所未有。南方尙稍煩戰事，若北方則更不勞一兵一卒矣。問其何以如此？則報館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國之大革後數千年之常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價至薄，詎以爲奇，豈知當軍興前，軍興中，哲人騎士之心血沁於報紙中者，云乎可量！然則謂我中華民國之成立，乃以黑色革命代紅色革命爲可也。」這裏所意味着的不僅是表現墨水與鮮血在革命狂潮中，所躍起的美麗的浪花，且是說明梁氏一份獻身的熱忱與卓然自許的壯志。故政論家的偉大，不止在其「揮酒古今，氣凌朝野」魄力與風度，而是主要的這魄力與風度被建立在一種爲人類爲人民的崇高理想上。

(上篇完，下篇待續)

至少五十個黑色退伍軍人在南方被用私刑處死，不曾有過一個白人因此被捕判刑。另一方面，大理院檢察官克拉克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公佈了一張九十個人團體的黑名單，指為「不忠」於美國，使使政府和社會予以排斥。幾乎所有著名的民主團體和學校都在事實上被剝奪了合法地位。

自從這個名單公布以後，許多的學校不許有它們的分會，不許有教員參加這些團體，至於公務員若參加其中，自然要遭開除處分，更不待言。

這就是美國人民享受的「政治自由」！

「由自業企」

美國自由主義者另外一些驕傲，是他們的企業自由與新聞自由。

一個賣報的窮孩子變成百萬富翁的時代，已經是美國古代史了。目前佔有美國全部財富百分之七十的五十幾個家族首長幾乎完全是繼承來的。「企業自由」作為共和黨的號召而強調着，就是十足的諷刺。它是對於羅斯福戰時協調與管制政策的一種反動，企圖使私人壟斷經營發展到極端。它的正確名稱應該是壟斷自由，剝削自由。在它的名義之下，美國勞工喪失了他們三十年鬥爭的果實，人民不得再過問工資，物價和利潤，讓獨佔資本「自由」

地掠奪。

美國大資本家在一九四七年，這一年中所得到的利潤，比他們在戰時每年所收穫的還要多出兩倍以上。這就是企業自由的賜與。限價政策取銷了。過分利得稅取銷了。房租條例取銷了。生產原料與燃料的優先分配管制停止了。工人罷工續受了剝奪。都是因為它們妨礙了企業自由。結果：佔美國人口一半以上的勞工實際收入大為減少，他們的購買力降低，國內市場縮小了；經濟危機一天天迫近，大資本家為了保障這種稱心的企業自由，在國內則發動各種法西斯的活動，來鎮壓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在國外則以大量過剩生產品作為工具扶持反動的好戰的政權。

「新聞自由」

然而這一切現象，却被獨佔資本家用「新聞自由」這個絨幕遮住，不使美國一般人民看透。正和企業自由只是企業老板獨佔剝削的自由一樣，新聞自由也就只是報紙和無線電台老板造謠誣陷的自由。

在理論上，每一個美國人都有權辦報。但在今天的美國任何大城市，沒有一百萬資本休想辦得出張日報。人人都可以到無線電台廣播，只要你肯付一分鐘一千元的代價。所有的日報要仰賴大公司的廣告來支持。美國沒有一家大報，曾站在消費者立場批評任何一種牌子的新式汽車，或指出什麼藥品是

騙人的，因為汽車商與藥商是他們廣告好主顧。有人說，在美國什麼自由都沒沒新聞自由來得完整有效，因為新聞老板有權利刊登任何人的秘密（雖然他們並不完全使用這種權利），只有新聞界自己的秘密不會給人家知道。只有他們才有這種武器，以供他們自己違反正義，違反人民利益的陰謀詭計，不給社會知道。

美國無線電台陸續解聘了比較進步或不反動的新聞評論員。約翰尼，斯蒂爾，雷爾，斯多，瑞門，史溫等一年來相繼離去。現在全國性廣播台給像「美國行動會」（極右派法西斯團體）主席黑斯，專門造謠反共的華爾特，溫契爾，得魯，彼爾遜，福爾頓，魯易斯，羅華爾，湯瑪斯之流霸佔了，他們每人有一千萬到三千萬聽眾。

這就是美國的「新聞自由」！這些就是美國「自由主義者」引以為自驕的現狀。

歷史的清算

自由主義在美國本來是有它的歷史根源的，當美國資本主義還在發展的階段，當美國的工業生產還在繼續擴大，要求廢除奴隸制，開放勞工市場的時候，農業的工業化擴大原料的供應和國內的市場的時候，美國資本主義還有它的新力量。那是茁壯強大的，它也就可以容許相當限度內的批判和歧見。在這樣的時期中，美國的憲法精神還是經得起考驗的。

但當這個資本主義發展到高度獨佔，顯着地是從第一次大戰起，它的生命已由停滯到衰落了。同時世界上產生了社會主義國家並証明了後者的偉大成功。這樣，美國資本主義就再也經不起批評與考驗，它就不能再允許那種自由主義了。正像一個衰老多病的人，在垂死的掙扎中，連陽光和新鮮空氣都不敢接觸一樣，美國的獨佔資本已不能經受自由主義的復活。

美國的真正自由主義者也已看到：單單講什麼恢復憲法的精神，而不把毀棄憲法的惡劣現狀澈底改變一下，那只是刻舟求劍，徒然空談而已。目前參加華萊士運動的人們，很多已經意識到希弗遜時代的自由主義是一去而不復返了。舊的或主義已經和紐約的馬車一樣，民為歷史的渣滓，靠舊復恢復它，不能解決美國人民今天的需要了。第三黨的發起人們提出了基本工業的國有化作為他們政綱中的一條原則，就多少反映出美國現階段民主運動的基本要求。

中國至今還存在着不少自稱為「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者」，並且還想糾合什麼志同道合的人。他們倘使不是愚蒙無知，便是公開行騙，我只有祝福他們到地獄裏永久安息。「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舊的民主主義，早已不是維持美國現狀的基礎，它被獨佔資本埋葬了；更不是建立新美國的基礎，它已經被歷史的發展清算了。

宛西失守以後

【武漢通訊】



宛西的地方自治，曾經是一群鄉村建設學派理想的耕耘地。創辦入彭禹廷為他的理想獻出了生命。有名的鄉建派梁漱溟，梁仲華，和他們的信

四縣的聯防司令卑躬曲節。三十四年日本人大舉進犯，宛西被蹂躪，日本人在那一帶付出的代價確也不小。幸虧半年便勝利了，自此政府對宛西沒有了猜疑，而且隱隱然有些感謝的情誼。地方領袖，自然比從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了。

政治協商會議幻滅以後，李先念的「中原軍區」首先受圍剿，他們選擇了十年前的老路，「假道宛西」。當時分兩路，一路走方城南

徒們，都曾經布衣蔬食的在那裏流汗工作過。倡導自治的人，很多以這幾縣作為「範本」來致查參觀。在廣西辦自治卓著成績的白健生將軍，對這塊地方甚為賞識，內鄉城東門外菊潭中學門外的一幢碑，便是白崇禧將軍視察後樹立的，裏面對於宛西的自治真是稱讚備至。

召越內鄉的馬山口入熊耳山，但這是支脈，主力卻直撲淅川，入豫陝鄂邊境。當時李先念一因是奪路突圍，不能戀戰，二來也知道宛西家家皆兵，不敢輕敵，所以到處都只是奪路而走，很少還手。但宛西是「奉命堵擊」，自不懈怠。一役之後，宛西只損傷了些膚皮，卻也俘虜了些跑不動路被丟下來的瘦骨殘

李先念和王震從那裏突圍後，便在鄂豫陝邊界化整為零，留下星星之火，伺隙襲擊。迫使軍隊不得不時時派人警戒。前年冬天，因為山高衣單，累月成邊，多少民團在山陽西那一帶的山上活活凍死。

無疆

去年秋天，劉伯誠渡河入大別山；陳毅部主力從山東蘇北轉入中原；河南的牛驥，平漢路以東，便沒有了完整的縣份，等陳匪孔從周部由新安瀾池度河，切斷西安洛陽間的鐵路，席捲臨汝，魯山，寶豐，而滲透到南盧召氏的時候，宛西的團隊便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開始秣馬厲兵，進入備戰的狀態。

第一次的交鋒，在去年十一月展開。陳慶部會一路由魯山南召迂迴過南陽以西，猛攻鎮平；一路由盧氏和嵩縣南下拊擊西峽口。結果鎮平被攻陷；內鄉發生城郊戰；西峽口也曾打了個幾進幾出。雙方都有頗大的死傷，而團隊死傷外自然還損失了不少的物資。接着是鄧縣的攻防戰，匪軍攻進土城後，團隊還死守磚城，整整苦戰十日，最後團隊棄城突圍，擬說僅僅剛運到機關便丟掉八九百挺。這一次共軍的試探性攻擊，已大大傷損了宛西團隊的元氣，並搖撼了地方領袖的信心。

但另一方面，卻也由於這一次戰爭，宛西團隊大大的出了鋒頭。河南省參議會，省政府，和在省級

露頭臉的人，都紛紛向團隊領袖「賀捷」，劉茂恩主席撥銀款犒賞；白崇禧部長一再在演詞中嘉許推崇，京滬各報也以大篇幅報道戰果。據說宛西領袖之一楊伯常在京的時候，最高當局除了撥鉅款犒勞之外，並會親自召見，一連說了三遍：「戰果輝煌，我愉快得很」！這一時傳為佳話。對於幾十年來一直被「冷落」的宛西領袖，這種殊榮於可以說是達到了高峰。

從河南的形勢說，宛西當時是支着將傾的大廈的僅有的樑柱；在時間上說，正是白崇禧將軍的發動民間武力主張剛招得中樞青睞的時會；宛西團隊的成為一時的英雄，是當然的。但這一陣風頭，却像把一匹搜馬披上紅綢硬套進一輛沉重的車上，這號稱自治模範區的幾縣，究竟有多少力量，他們的領袖們心裏是有數的。掌握在各縣領袖手裏的經濟重心，和那些上層人物的家眷，却在「賀捷」聲中悄悄轉移到武漢

這以後會有幾種傳說，一種說宛西已經和共匪有了默契，彼此各不相犯，理由是經過前次的一「碰」，匪軍認識了地方的武力是「不可侮」的，地方團隊也知道這「匪」比不得尋常的「匪」好剿。這樣各不相犯，正是「事關兩利」的。如果匪軍敗了，地方團隊還不是保境有功？如果匪軍竟然成功，宛西一隅還不是「傳檄而定」？另一種說法，是宛西領袖們已經「覺悟」到

，自己也有組織有民衆有武力，比共匪缺少的只是沒有實行彭禹廷理想的後一部：經濟平等。擬說他們今後要相約在剿匪戰爭中，不增加人民的負擔，完全拘他們個人的荷包，因為他們從國隊領袖到中下級幹部，都是一身兼軍政多職，而且却是鄉村的地主和城鎮資本的所有者。他們如果決心如此做，他們是有此力量的。但前一種傳說，很顯然只是一方面的「單相思」，後一點則是一些學究們的幻想，在這一點上，宛西正是個全中國的縮圖。

「各不相犯」的夢破滅了，從五月初起，陳賡，陳毅，劉伯誠，孔從周，李靜宜各部，在陝南緊張，國軍大批空運西北，無力東顧的時候，以最迅速的閃擊，從四面猛撲過來，一路自魯山南召，楔入鎮平，一路出馬山口直撲內鄉，另一路由朱陽關攻西峽口，一路越丹江攻淅川，據說匪軍使用的兵力不下十五萬人，這簡直是獅子搏兔戰，四縣各鄉村鎮店，都爲滲入。宛西雖家家皆兵，但究竟彈丸之地，如何能够承受這麼大的壓力，只有幾天，戰鬥便結束了。四縣國隊聯防司令薛炳靈一度被俘；後來隻身逃老河口，鎮平民團司令王金聲突圍逃至南陽；淅川民團司令陳重華退入鄂北，鄧縣司令丁叔恒因爲是國大代表在京開會，得免於難，鄧縣縣長汪海濤被生俘。各級幹部和民兵，被俘達六七千人。國隊因爲這些兵部是當地農民，化裝逃回較任

何軍隊瓦解時容易，不過在大體上說，宛西自治區便這樣被「踏平」了。武備和物資的損失，是不能數計的。

宛西被圍攻時，豫主席劉茂恩曾徹夜失眠，最近在京更沉痛發言，希望增派國軍，迅速重光宛西。因爲宛西國隊垮台以後，不僅南陽已經成橋外之果，隨時可被擄摘，而且今後河南除了「客軍」之外，屬於河南地方的武力已經沒有了。

據豫省保安司令部發表，僅僅在豫西集中的共匪，已有三十五萬人，豫西民風强悍，民間槍隻甚多，三十四年葉，輝，魯，寶一帶老百姓截國軍的鎗，便有十幾萬枝，現在宛西既下，和豫西圍成一片，這豫陝鄂邊區和蘇魯豫皖邊區之間的走廊打通，彼此可以呼應，津鄭便毫無保障。此次省參會開會，大家便主張全體督軍京請兵，請政府明白指出到底派那些兵收復洛陽？何日開拔？何日到達？洛陽還未收復宛西又被囊括以去，這何能怪參議員們憤慨！

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宛西自治既有幾十年的歷史，政治有「效能」，人民畏「法紀」，組織嚴密，帶固根深，匪軍能否在那裏播種生根？地方領袖，會不會重光河山，東山再起？這自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這問題的回答是這樣的，這要看這羣領袖們離開的久暫。這塊地方，這一羣人已經統治了幾十年，

在儼一隻雞便要鑿雞，稍萌異志便夷全族的嚴刑峻法下，老百姓已經被壓成扁的，如果他們知道「爺們」不久就要回來，短時間他們是寧願自己頸子裏生着大瘤（那一帶人因缺少鹽，領下多長着大肉瘤）却看着大軍的壓過境，自帶草糧往幾百里外爲少數人運黑販白的。但如

果領袖們離開那地皮過久，那壓扁了的皮球一旦被裝進空氣，跳動性將會比別處更爲可怕。「雨後鋪沙，雪後掃雪」，和過去的「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並非生活基礎上的花，只是刀光鞭影下的「不敢不」和「不敢」而已。一個被帶着去參觀的人，可以看到許多官治地區所沒有的「政績」，會驚歎一夜之間

蓋成幾十座房的「效能」，但只有生長在那地方的小百姓，才能知道他們過着如何破產的生活懷着怎樣的敢怒而不敢言的怨憤！那些領袖們雖然都出身草莽，但今日都已是地主，小皇帝的兼資本家，連營連長也都吃得腦滿腸肥。一村迎着一村，很少找到自耕農，常常幾個村子都是一個人的佃戶。麥子的收成是全部歸地主，佃戶的食物只有從紅薯上變花樣，不同於官制區的，只是這裏的領袖們認定是這些人民是

只屬於他們的子民和牛羊，不准別人伸手；而他們也已經有剪毛擠奶的「秩序」，不像官治區域那樣「此來彼往，一口便想吃光」罷了。

還有一點必須提起的，便是彭雪楓對地方的力量 and 影響。彭雪楓是創辦宛西自治人彭禹廷的侄兒，（彭禹廷在宛西的地位，如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的地位一樣。）在彭

被刺死，眼看着他自治「變質」時走了自己的路，在他領導「新四軍」的時候，不滿宛西紳治的青年都集中到他的周圍，抗戰初起，國共合作，宛西參加到入路軍的更比各處

都多。這一批人，是將來翻轉宛西的不可輕視的力量。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宛西這幾年教育的畸形發展，讀到書的人確多了，窮人一識字，便容易汲取到對窮人有利的智識。譬如那四縣的中小學教師，大多數都另有他們的一套想法，對他們的領袖背地裏都是搖頭。如果這一批人在那塊地皮上住長了，把那些過去的綿羊當真的放到自治的組織中去，那便會是另外一個天地了。

請將本刊介紹給您最好的朋友！

送五月看學潮

【上海通訊】

陳遲



正有人把一根小草的鬚動也當作是暴風雨來臨的預兆的今天，五月又來臨了。

而對這多事的季節，今年分外叫人激動宣傳已久的「五月」攻勢，叫人對這個季節更惴惴不安，多事的五月尚未來到，就已經有人在預防與之共來的風潮！正如榴花未必是五月一來，就開放，但在五月里榴花總是會開放的。在這塗滿血污的五月，在這叫多人一想起那些歷史上的事就不由得不憤怒的日子，誰能够說可以保證大家的平靜心氣地打發過去；何況為生活悶塞在心裏的聲響像地火一樣時刻要爆發出來？於是，一面是熱情的沖激，一面是冷酷的壓抑，大家惶惶不安。氣候是乍暖還寒，天氣是陰晴不定，氣壓是低沉得透不過氣來。送五月，看學潮，放在心頭的是一塊巨大的沉重。要來的橫直總是要來，五月，這榴花如火的五月。

逮捕學生四十一人，移送地檢處偵查，學生黃克魯等十一人被提公訴，兩度審訊終結，於四月十六日宣告判決，以黃克魯潘承邦「共同首謀公然聚眾實施強暴脅迫」各處有期徒刑六月，孫克孖，張宇平，「共同公然聚眾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各處有期徒刑六月，王宗恕，王維新，張敬堯，周詠之，於公然聚眾強暴脅迫時，共同在場助勢」，各處有期徒刑二月。馮立文，熊宗烈，王公衛無罪。誰看見了學生們那一般受委屈的怨憤，都會有太多的同情，三月十五日，地院開首次庭時，數百名學生分批來到地方法院，列立門外聽候消息，向辯護律師獻呈錦旗。中華工商專科學校獻紅紙小旗給被捕受審的同學。濟學生寫着：「你們是燈塔，照耀黎明前的海洋。」儲能中學亦獻「真理的紅帶，把我們綁在一起，我們的民主戰士」的紅紙小旗；交通大學亦以同樣紅紙小旗，寫上：「我們發誓，中國的巴斯特，是會被我們擊碎的。獻給我們的民主戰士。」大家傳閱，掌聲大起。審畢退庭時，旁聽的同學學生代表，擬以鮮花及寫着「英勇奮鬥意志真堅」及「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兩幅紙旗獻給十一被告，被法警拒絕，學生代表乃以鮮花手帕獻給被告律師，手帕上寫着：「法律是純白的，誰

污損了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就這樁學潮的尾聲宣告完結，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學潮能這樣宣告完結嗎？曾被嚴勢的市長吳國楨，杭州之遊歸來後也告痊癒而恢復辦公了，一場紛擾告一段落，到現在八城判刑學生不願判決，已向高院提起上訴。定將如何結束，還要看下回分解。

但被浪是不會就此平息的。緊接前學潮案宣判後一週，四月二十四日，國立復旦大學五百餘學生，因該校學生楊貴昌被不明身份三人搜查，新聞系學生乃向學校當局抗議，並於二十四日宣佈罷課一日，各系科均仍照常上課，教授方面亦全體按時授課，並無罷課現象。二十六日，國立交通大學各系科召開代表大會，對該校校務會議決定之一學分不及格超過三分之一者勒令退學及超過三分之一者不准補考並停發公費一事籌商對策，決定要求校方收回成命，最低給予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者及格同學以再讀一學期之機會，擬於二十七日與校方交涉，如不獲結果，定二十八日罷課一天，並將挽留這些被苛責的同學保護他以上課到大考時，再提出要求，並為抗議全國各地各校學生被迫害事，多數表決二十七罷課一天，並聯合上海各學同學組成反迫害聯合會。最後對參加全國運動會京滬元官訓詞接力賽之六十六位同學，建議謝絕，否則不用交通大學名義，從下午二時到六時會談結束。時候恰好好在五月來臨的前夕，於是傳說紛紛，某治安機關負責人，根據各方情報，發表談話，曰：「本市自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發生局以罷課事件後，外間傳說紛紛，或謂罷課事件，五月間，治安當局對此全面學潮勢不能免。治安當局對此一問題之處理，已早有縝密準備。潛伏於本市各專科以上學校之非法份子，當局業已洞悉無遺，惟為顧及多數善良學生之學業，故平時僅對所秘密監視，冀其相安無事，並謂對學運方面將發達獲各方報告，運動風潮，當局對此將有所備而加鼓勵風潮，當局對此將有所備而加以斷然處置，繼續採取必要時工界對伏共黨之手，以一事一清。希望全市學生勿為所誘，有動步，而自廢學業，期於安定中求進步，並盼學生家長亦能約束子弟，共求安定進步。」

官方的談話是嚴厲的，謂遠近二九號宣傳通報一件，內容是：師職員工，各都市大學學生，及助教，自將繼續發展，以配合其五月攻勢。各級黨部及黨報，應採取堅強明快之態度，務期打破此一運動。在宣傳上應注重下列各點：(一)指出政府對於大學經費及教授待遇等項，現更盡竭力發表其具體辦法及數目，各報應予刊載並加評論。(二)指出大學生公費，為戰時措施，今仍存在，已不合時宜，若再要求公私大學學生一律公費，搜括民脂民膏，以養大學生，尤為無理，且不可能之事。(三)大阻暴露職業學生發動

生學海上的月五入進

— 提 白 —

【訊通海上】



一月，又
臨這苦
難的國

士。人們對他的印
象或是熱烈，或是
恐懼，總之，都有
點不平凡的，去
年五月的情形是否
重演？仍然緊扣着
每個人心弦。今年
五月已過了三分之
一，大體上總算「
平靜」。這幾天此
間各報紙正以全運
會作主要新聞報導
着，表示着「一派
昇平」氣象。全運
會的新聞，代替了
去年如火如荼，驚
心動魄的學潮報導
。現在五月還有大
半月，全運會未尙

閉幕，其結果如何，目前自無從揣測。記者只好就發生事件，報告給華北的讀者們：

春遊熱潮

「一二九」同濟案後，因為
濟校的寒假和陰曆年關，上海學生
沉寂了將近兩個月，「三二九」這
個固定青年節，除了二千多學生在
幼專開了個聯歡會外，沒有什麼重
大的集會表示。也在此期間，各
校春假，掀起了一陣春遊熱潮，後
起者是交大，約大，中華工商之後，

時，揆諸有復，千五百左右，算是
規規矩矩，替他們解決了食宿，遊
覽諸大的聯歡會，第二晚是陰曆
明節，上海學生和浙大學生一起到
鳳凰山公祭于子三。六日起各校
陸續離杭回滬。
機能在春光明媚的季節，如果
吐散平日胸中的悶氣，未始不
樁樂事。當然學生沒有錢，是那
們只顧對事，住大飯店的遊氣，他
宿願也。正因為官方的行動是體
的，而且這非官方的行動是體
面，對他們這早巳另眼相待，於
是，在四月中旬，上海各校引起
了。一連串因這次春遊引起的事

暨大慘案

在去年學生運動中，反南大
發難都是雙大，抗暴，反南大
五月以後，由於他總打前鋒，內
了百多個同學，這被譽為「東
主堡，雙大的學生，青年，長
時期，不甘嚴寒的凍，他們要
是和不嚴寒的凍，他們要
要遊的熱，激發了生，一塊兒
春遊的熱，激發了生，一塊兒
學生的熱，激發了生，一塊兒
雜記：天說，這遊現，西月七
「一二九」同濟案後，因為
濟校的寒假和陰曆年關，上海學生
沉寂了將近兩個月，「三二九」這
個固定青年節，除了二千多學生在
幼專開了個聯歡會外，沒有什麼重
大的集會表示。也在此期間，各
校春假，掀起了一陣春遊熱潮，後
起者是交大，約大，中華工商之後，

毆打，受傷八人，他們遂集
院處，辦公室當三分鐘，召
導者，帶着槍，並到宿舍
明導者，帶着槍，並到宿舍
訓導處，帶着槍，並到宿舍
肆搜捕，延緩半小時，突
聲，震撼了全校，暴徒
槍傷五人，長而去。事後
車帶走，輕傷十多人，重
單如，被警署，共早長，學
市，刊載，被警署，共早長，學
白，中，被警署，共早長，學
女，文，被警署，共早長，學
錦，文，被警署，共早長，學
一，文，被警署，共早長，學
等，文，被警署，共早長，學

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共匪謀，只曉得遊杭是正當

復日事件
自從暨大慘案發生，王宗義
自後，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科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社九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不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討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晚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居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廿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會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派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自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過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夕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校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學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否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紀念五四
自從暨大慘案發生，王宗義
自後，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科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社九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不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討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晚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居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廿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會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派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自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過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夕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校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學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否復正式在代亦開會，十

學生不應該請求公費

劉維信

在全國各地學生先後展開反飢餓反迫害的運動中，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口號，就是請求全面公費，這件事情已經引起了在會上許多人士的批評，見仁見智，各有其詞。最近筆者又接到徐州一個朋友交來的信，信中有這麼一段：「我覺得過去乃至現在之青年都走錯了路，結果是國家蒙其害，如以良心作判官，均應自認爲罪人。像去年和今年之

大學生要求公費運動，離開政治背景不談，真是沒有理由，政府固然不好，但更政府從窮苦百姓身上去榨取膏血供學生們讀書，於理安乎？……」筆者當時就回了一封信給他，因爲這個問題有其擴大研討的價值，所以將此信全部錄在下面，並供大家參考，

（前略）你說學生要求公費不合理，我覺得這句話有些（不只一點）說不過去，你說離開政治背景不談，這裏首先你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無論研究那「一件事情，都要顧及到客觀環境的條件，我可以說，除掉一些純自然的科學以外，其他一切問題，都有其客觀事物

的因素存在着，（其實純自然的科學，也必得要控制其他條件，才可以得到真理出來，）像學生的要求全面公費，完全是一個社會問題，社會問題必然的要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去，所以你對討論問題的前提就犯了錯誤。

首先，我們要問：造成今日全國的人民都在貧苦環境下度着向死亡掙扎的生活的原因在那裏？不用自己說，美國人已先指出來了，就是「由於政府的貪污與無能。」（魏德邁離平談話）現在全國各地的官吏，那一個沒有犯着這個毛病？人民一年辛苦所得來的金錢，多則百分之百少則百分之八十都被政府徵收去了。徵收的方式，有的有名目，有的什麼名義也沒有。政府徵收了這些錢，到底到那裏去了？我雖不敢說都是官吏們自己進了腰包，但官吏私吞了其中的一部分那是毫無疑問的。官吏取得了這個從政治手段得來的資本。且更進一步的向人民榨取。那個官吏不營商？差不多總和官商合一和「官商相印」，結果是官無不貪，更無不污，真正善良的老百姓，被榨取得連一點油也沒有了。

其次，國家徵收了人民的捐稅，既不應給官吏自己納腰包，也不應由政府做些與人民無益的事情。而是應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我們不是常聽得政府所宣佈的管教，養，餉，的施政方針嗎？但是政府是怎樣支配這四方面的經費

呢？據專家的統計，多半是用在「管子」方面，「養」只養了官吏自己，「餉」只是保衛了自己少數人的權益。「教」只是撐撐們面，（據陳立夫先生說：「抗戰時期教育經費佔國家總支去的百分比；在二十七年爲百分之二點一二，二十八年爲二點三一，二十九年爲二點四〇，三十年爲三點零，三十一年爲二點一二，二十年爲四點四八，」戰後也總是在百分之三點幾左右，）這樣的施政方針，算得完善的方針嗎？教育經費少以這樣可憐，這樣的政府，對得起人民嗎？

或者你要說，這是由於共產黨的作亂。但我覺得要找出亂的基本原因來。老實說，如果當權的政府弄得很好的話，我想中國或者不會有共產黨出現，即使是世界潮流在變，中國有了這樣的一個政黨出現，也不會有像今日這樣大的勢力。人民不但會加入共產黨，連共產黨主義和共人也都不會信仰。那怕毛澤東，朱德之流有什麼野心（這是另一種說法，）也決不會有人來捧他的場。然而今日的結果呢？竟完全與上面的說法相反了。

今日政府所處分劣勢，完全是由于政府自己的腐敗所招致而來的「戶樞不蠹，流水不腐」，「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是古今的有力教訓。本來人民對於政府有深切的希望，但政府自己腐敗，欺騙，以致使得人民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絕望。中國人民是一個愛靜

不喜動的民族，最重保守的，但由於忍耐的限度到了盡頭，也就不得不挺而走險。中國歷史上每大的革命和大的變革，那一次不是在暴政荒災之後而起的？當然，我也不贊成共產黨這種作風，但是贊成不贊成是一回事，要圖挽救又是另外一回事。政府當局想鞏固既有權位，只有澈底改革，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下手。唯有這樣，才不致使「亂」一窩而感「亂」了。

我們再來看看歐美各國的教育政策，我們國家的教育，雖然歐美各國沒有什麼公費制度的設立，但是他們的學校經費，大都是由政府開支，學生所繳的費用很少，且由於社會的安定，國民所得比我國多得太多了，因此學生的家長既不要繳太多的費用，而且家庭都有力量供給，這是中等教育，英美各國，差不多都已做到完全免費的地步了。義務教育的期限，延長到十一二年了，反過來看我們中國呢？由於政府的貪污，人民的財產被搜刮得乾乾淨淨，國家的收入都用作非與人民有益

的費用上去，（如不需要的許多政府機關和龐大的軍費等）教育的費用多加諸學生家庭身上，免費制度沒有確立，從小學中學以迄大學的一切費用，都是由學生家庭負擔。再加上社會的不安定和戰爭的影響，許多學生的經濟來源斷絕，弄得許多學生的家長視其子弟入學爲畏途。學生求學心切，家庭無力負擔，又不能按着餉去讀書，所以才喊出要求政府發給公費的口號。

（編者按：本文全文未竟，尚有數段，爲原印刷所遺失，因事出倉促，無暇請作者補寫，但全文大意讀者已可領會，特此敬乞作者及讀者鑒原）

國家的收入都用作非與人民有益

的費用上去，（如不需要的許多政府機關和龐大的軍費等）教育的費用多加諸學生家庭身上，免費制度沒有確立，從小學中學以迄大學的一切費用，都是由學生家庭負擔。再加上社會的不安定和戰爭的影響，許多學生的經濟來源斷絕，弄得許多學生的家長視其子弟入學爲畏途。學生求學心切，家庭無力負擔，又不能按着餉去讀書，所以才喊出要求政府發給公費的口號。

的費用上去，（如不需要的許多政府機關和龐大的軍費等）教育的費用多加諸學生家庭身上，免費制度沒有確立，從小學中學以迄大學的一切費用，都是由學生家庭負擔。再加上社會的不安定和戰爭的影響，許多學生的經濟來源斷絕，弄得許多學生的家長視其子弟入學爲畏途。學生求學心切，家庭無力負擔，又不能按着餉去讀書，所以才喊出要求政府發給公費的口號。

四

美蘇換文的公佈，引起了些什麼結果呢？

第一、美國統治集團的矛盾混亂尖銳起來了。如所周知，最近兩三個月來，爲了準備冷戰的序序問題（原則是完全一致的），馬歇爾集團和福爾斯特爾集團之間吵鬧得厲害，華府內已感傳馬歇爾可能被迫辭職的消息。在史葛換文之後兩三天，福爾斯特爾集團的羅雅德將軍部長公然斥責馬歇爾的作法爲「主張對侵略縱容或示弱」，實爲妨礙而非幫助和平，而杜魯門馬歇爾則一再強調要求美國支持所謂「兩黨外交政策」。這兩方面的明爭暗鬥還在繼續發展中。

第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混亂也尖銳起來了。由貝文、皮杜爾等之公開表示憤懣和驚惶失措，再三揚言反對美蘇直接談判，可以看到帝國主義陣營的猜疑和動搖。

第三、美國統治集團也因自身過去長期堅持的反蘇好戰宣傳，而淪爲犧牲者，陷於進退維谷，作繭自縛的境地了。美國新聞記者報的紐約記者說：「美蘇關係之難以澄清，其唯一障礙就在，美國政府怕喪失威信，生怕真的同蘇聯談判改善兩國關係，在這個大選年，就會被人誤解爲對共產主義投降。」

第四、一切從東到西的反動傀儡政權都洩氣了。道般傀儡（如希臘的保皇黨政府）本來早就該失敗的，其所以還能勉強維持對人民作戰，其唯一的憑藉就是美國的物質支持和「美蘇必戰論」、「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論」和「苦撐待變論」之類的精神支持。於今他們知道，這個憑藉是完全靠不住的，於是他們急急起來了。

這四個結果使得美國政府慌張失措，不得不「決不再否認，一再洩氣最後終於老老實實地承認「決不與蘇聯舉行和平談判」，美國不要和平了。

美國原想借一個和平攻勢來推拿全世界人民所信仰的和平大旗的，於今這企圖是完全失敗了。不僅失敗，而且使得全世界人民，無分敵友，都更加確切地弄清楚了美國好戰反和平的面目。當美蘇互致函件的消息初初傳出時，全世界各地歡欣鼓舞的情形溢於言表，而當杜魯門和馬歇爾等一再聲言美國不要和平時，全世界人士的沮喪失聲也就普遍表現。責任雖重，豈不是如指掌的嗎？假如過去任何人對美國還有什麼幻想的話，今天以後這些幻想都會消失了。假如過去還有人對於蘇聯風潮和平民主的政權還有所懷疑的話，今天又再一次地得到具體而有力的證實了。這這次美蘇換文中，可以看出，美國所要求的第十八世紀自利時代的勢力範圍，而蘇聯則無論如何不肯犧牲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來滿足美國的帝國主義目標。美國要的是分贖休戰，蘇聯要的是光榮鞏固的永久和平。美國可以背棄其小伏計和小傀儡，而蘇聯則決不肯棄廣大的人民。

這對於當前局勢的澄清的確能有相當的作用；對於各種反動歪曲宣傳也盡了清血的功能。經過這樣一尋之後，世界人民的爭取和平運動（看華萊士之孤住機會談其致史太林書，就是證明）就被提高到了一個更高的新境界，美蘇之間的關係也得從一個新角度去認識。敵對集團與和平勢力的聯繫從此劃分得更加清楚明瞭了，兩種勢力的鬥爭從此進入了新的階段。

（轉載時與文三卷六期）

本刊緊急啓事

本刊本期因印刷廠發生意外，中途停刊，致不能如期出刊，拖延一週之久。事非不得已，祈新舊諸君原諒，此啓。

本刊外埠代銷處

知識與生活

半月刊 第二十八期

編輯發行所 地址 北平西單高義伯胡同五號

印刷所 地址 北平西單牌樓二條二號

天津總經售 地址 天津南市廣興大街

上海經售 地址 上海福州路

南京經售 地址 南京上海路

漢口經售 地址 漢口英租界

廣州經售 地址 廣州大新街

重慶經售 地址 重慶打銅街

成都經售 地址 成都春熙路

昆明經售 地址 昆明南門外

西安經售 地址 西安南大街

濟南經售 地址 濟南經二路

青島經售 地址 青島中山路

長沙經售 地址 長沙太平街

衡陽經售 地址 衡陽南門外

柳州經售 地址 柳州南門外

桂林經售 地址 桂林南門外